

布施影現清淨心（一）

◎葉苾芬

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，一個平凡痛苦的女孩的真實人生故事；多年來，她一直感動我，令我讚嘆！因為，這一位曾經在年少輕狂的叛逆期不斷逃課、蹺家、吸毒的犯罪青少年小珍，以其默默無私的布施所發的清淨善根功德力，成功的扭轉了她墮入風塵的命運，步向人生的正軌！

我服務於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，專職輔導一時迷失的犯罪青少年。許多逃家、蹺課、偷竊、吸毒，參加幫派的犯罪青少年，經法院審理後，會被裁定交付保護管束，由法院的觀護人進行三年的輔導。身為一個觀護人，週五是我值班的日子，許多接受保護管束的青少年都必須來向我報到。

這天我好不容易結束了一個困難棘手的晤談，不由得輕輕的舒了一口氣，抱著一疊卷宗資料，疲憊的走出談話室已經是下午六點多了，走道上斜照入窗的陽光褪去了刺眼的明亮，只餘一抹透明的黃金穗色，懶懶的暈染著蒼白的牆壁。天光已暗，暮色漸濃。同仁大多下班了，辦公室空蕩蕩的透著冷清。我丟下卷宗，也想丟下晤談時負荷在心中的種種個案的重擔。我昏昏沉沉的閉目養神…，突然間，「鈴~~鈴~~鈴~~鈴~~」的電話鈴聲，劃破死寂的空間，著實令我心頭一驚！我惱恨的接起電話，心裡嘀咕著：又是那個不識相的傢伙，下班後還不肯讓人清靜？

「觀護人，我是小珍。你還記得我嗎？」電話中的聲音很遙遠。那是一個低沉的少婦聲，有一種已被我遺忘的熟悉，這聲音也帶著些許的羞澀不安。

「小珍？」我仍處於昏倦的茫然中，腦筋一片空白，怎地也尋思不到這陌生遙遠的聲音到底是誰？她是我的個案嗎？我怎會認不出自己個案的聲音？

就在我尋思之際，電話中傳來她急切的聲音：「就是素珍嘛！」她的聲音因為著急而大聲，因為大聲而清晰起來，我剎時聽出了她隱微的台語腔調，和一貫的率直口氣；腦海中同時出現了小珍蒼白姣好的臉龐，以及她長髮披肩，楚楚可人的模樣。

「哦，是妳，小珍！你人在那裡？」我既訝異又高興，內心卻暗暗奇怪：她早在二年前就因為「表現良好」而免除了保護管束，怎麼突然又打電話找我？找

一個約束她，限制她，輔導她三年的觀護人？在少年法庭中，有許多結案數年的個案，熬不住業力的牽絆，成年後又犯了法，會回頭來找觀護人求援……。

我的回話，似乎讓她鬆了一口氣，緊接著：「是啊，我人在高雄啦！好久不見了，我今天找你，是因為……哎……我……」

「我……」小珍又猶豫一下，她越猶豫，我心就越往下沈，終於，□腆的用以前接受輔導的口氣向我「報告」。「保護管束結束後，我和男朋友搬到高雄，他做水電，我在工廠當女工。我們感情很好，半年前；我們結婚了！」

「嘿！結婚了？」我既驚愕，也高興，人一下子清醒過來！像小珍這樣，在風塵中打滾多年的女孩，慣於生張熟魏，慣於送往迎來，竟然能甘於平淡，更覓得了一個感情的歸宿？

「妳結婚了？」我欣喜莫名，想不到這令我操心的孩子，終於步上了人生的坦途！更想不到自己竟然有如此成功圓滿的「輔導成績」！這可是我十多年的觀護專業生涯中，第一次被「好消息」給「驚醒」！頓時倦意全消，覺得生命充滿了驚喜與希望！

「而且，我現在也懷孕了呢！」小珍喜孜孜的，帶著將為人母的驕傲與期待，得意的說。

「啣？真的？恭喜！恭喜！這可是『雙喜』呢！」

「觀護人，你記得嗎？以前你總鼓勵我們布施。」小珍的聲音充滿了回憶，彷彿她又回到過去生命中曾有的幽微與暗淡，「你說布施是不求回報的愛，會得到許多快樂，我都聽進去了！我搬到高雄後，也一直在做；可是前二個月我搬家，把郵局的劃撥帳號丟了，我很急……這幾個月沒劃撥，心裡怪怪的好像有什麼該做的沒去做，心裡一直不安！請你告訴我那個郵撥帳號好嗎？」

有一股暖流隨著她的聲音悄悄的傳遞到我內心……誰說犯罪青少年是無知的？誰說他們只有暴力與仇恨？誰說他們不懂得愛？

原來她是為了助人而找我！這是我十多年的輔導生涯中唯一一位因為想行善而向我「求助」的人！我訝異於小珍的善根如此深厚，更驚訝她沒有任何人的「督促」仍默默的，不求回報的布施！

我找出了心臟病兒童基金會的郵撥號碼告訴她，她再三致謝，感性的說：「謝謝你，觀護人，我明天就去郵局劃撥！好奇怪呀，我不認識他們，但心裡卻老是感到對他們是有責任的！好像不做不行！做了，我整個月都很快樂，很開心；不做，內心空蕩蕩的，好像有什麼不對勁……」

感動的聽著小珍的告白，我內心驚訝的讚嘆著！我讚嘆布施的功德，多麼奧妙不可思議！它充滿了無形的力量，足以薰發內心的善根種子，把心由污濁轉化為清淨，澈底的改變她的人生！

在她快樂而滿足的道別聲中，我心中浮現了小珍第一次到法院報到時的乖張打扮和幼稚面容……

五年前，小珍才十六歲，就已經躑家半年，和一幫吃喝玩樂的朋友，流連在電動玩具店、遊樂場，混跡在林森北路一帶。某日和朋友夜遊北海岸後，再續攤去 PUB 吸食安非他命，被警方臨檢移送台北地院少年法庭法辦，開庭前，我先做「審前調查」的家庭訪視。

我帶著卷宗，在臥龍街山坡附近的違建區內，上上下下的瞎逛了四十分鐘仍毫無所獲，心想：「社會底層的弱勢社群，居處環境實在可悲！他們，又如何能對自己有起碼的尊敬？」好不容易東問西找，山坡小徑繞了又轉，轉了又彎，終於找到了隱蔽在一堆雜草叢邊的陰暗小違建，這就是小珍的家。屋內陰晦狹小，潮濕的空氣瀰漫一股吹之不去的霉味。小珍的母親從黑暗中探出疲憊的臉龐，似乎才下工。對我這由法院來的觀護人出奇的冷淡，似乎一點都不訝異小珍會被移送法辦，平靜而淡漠的像是訴說別人的故事：「小珍早就躑家了，我不知道她在那裡！這不是她的家啦，她也沒有這個家，我找不到她，也不想找；……她父親嗎？也好幾個月沒回家了。」小珍的母親臉上浮上了一抹愁慘的苦笑。

我留下調查通知單，請小珍的母親務必透過小珍的朋友圈，盡快找到小珍，並帶她到法院接受調查，否則就有被通緝的危險。二個月後，小珍才和母親出現在法院的晤談室裡，當時的她染髮，穿著時髦，蒼白的臉上未塗脂粉，卻帶著翹翹的假睫毛，看來十分古怪。母女兩人各走各的，離得很遠，互不相看。彷彿是兩個陌生人。

小珍母親未言先嘆氣：「唉！我平時幫人家打掃或者做零工，她父親開計程車，不知為什麼，已經幾個月沒回家了，我就當他是丟掉了……」她顯然有許多

的現實壓力，無法把這個問題放在心裡：「小珍還有一個弟弟，一個妹妹，他們還要吃飯、上學……」小珍的母親像陀螺般的成天做工打雜，無奈的承擔先生離家後的生活重擔，為了三餐得以糊口，她無力去注意小珍的行□；對她而言，小珍的問題是個令她痛苦的、力不從心的額外負擔！小珍逃家時，她就有意無意的想「忘記」小珍，假裝沒有這個女兒、沒有這個難解的問題。

無視於母親訴苦的難過心境，小珍氣呼呼的別過頭去，鄙夷的「哼！」了一聲。

小珍的母親視若無睹，似乎早已習慣小珍的叛逆不遜。她難過的說：「上了國三，小珍交了壞朋友，整個人都變了！」做父母的很容易把孩子學壞的責任歸咎於結交損友，以掩飾自己對孩子的歉疚。但是她也慢慢回想起小珍的好，嘴角浮現出淺淺的笑意：「她以前是很乖的，常幫我做家事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小珍卻用不屑的聲音厭煩無禮的打斷她：「好了啦！有完沒完？煩死了！」

我立刻制止小珍，提醒她不能踰越「母親與子女」的上下位階，對母親應當保持相當的尊重與禮貌！她悻悻然的閉上嘴，滿臉不服氣！但感覺上她被人教導後，做了些微的收斂行為的奇妙自省。

小珍的母親繼續她的抱怨：「到了國三下，不知怎的，她父親不回家，小珍也蹺家了！我勸也不是，打了又跑，女兒大了，就是管不住……」她的聲音充滿無助，空洞的眼神望向自己的女兒，卻彷彿完全看不到女兒一般，滿臉黯然。小珍的母親完全無法理解一個原本乖巧的女兒，怎麼突然變了個樣？沈重的現實生活壓力，已耗盡她的時間和精力，她心力交瘁，如何看得到這青春奔放的女兒內心的不安與空虛？如何聽得到她內心的吶喊和對父愛、對母愛的渴望？

然而做母親的即使再慌亂，再不知所措，終究也不會放棄自己的孩子：「我管不了她，就請法院幫我管教吧！」她請求著，彷彿法院是她最後一線希望。

終於，小珍因為習慣性蹺家、蹺課、交友複雜，及家教功能不佳……等原因，被法院裁定為「交付保護管束」，必須接受少年法庭觀護人三年的強制性輔導。剛開始，她恨母親害了她，她不滿，如刺蝟般的防衛，和我晤談時總是用沈默來消極反抗。慢慢的，她感受到我的善意，體會出我其實了解她的苦痛與無奈，她可以向我傾訴委屈，發洩不滿，而不會被喝斥或嘲笑，她可以安全的脫下防衛的面具，談論她對父母的渴望與失望，她的感情、交友等問題。同時，我也對她的母親作了許多親職教育，希望他們母女間有較健康、良好的溝通。

輔導的前半年是「行為規範訓練期」，我要求她搬回家住，疏遠損友，要求

她找工作。她慢慢做到了，就在我稱讚她時，她向我提出了一個似乎很合理的要求：「觀護人，我找到了專櫃小姐的工作，下班回家都半夜了，很不方便，我不可不可以和朋友在公司附近一起租房子住？」

我有點為難，因為這可能隱藏著另一個轉變的危機，但是她的要求合情合理，而且她半年來的行為表現的確也改變了，我很難拒絕，只好要她先徵求母親的同意。

得到母親的首肯，小珍如願和朋友在外租屋，這似乎是件美好的獨立行為，竟不知這同樣也是她走向風塵的第一步！人生的因緣變幻莫測，誰又能預知下一步的發展或結果？尤其是當它裹著一層美好的糖衣時！多年後我常自省，當初若她一直都住在家中，是否會有不一樣的人生？是比較好，還是比較壞？或者如佛家所言「定業不可轉」，無論命運是如何的迂迴，她總會無可避免的朝這個方向走去？（待續）

